

#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馬拉松 來源 自由時報 日期 991228 版面 B九版



盧彥勳提攜後進 讓百萬元贊助金

## 比賽結束才是挑戰開始

〔記者龍柏安／台北報導〕對「夢想鬥士」陳彥博而言，每一次挑戰，總在比賽結束後才開始。

### 飛行時間長達40小時

前天深夜搭機返台的陳彥博，臉上掛著笑意，掩不住濃濃的倦意，他苦笑說：「光是回家搭機、轉機和待機時間，就超過5天，我不習慣在飛機上睡覺，一路上幾乎未闔眼。」

### 後製作業 讓他更痛苦

4月前往北極，陳彥博透露回台飛行時間就長達32個小時，這一次去南極路途更遙遠，不僅歷經6地轉機，飛行時數也延長至40小時，他表示，出發前總是抱著期待和興奮，即使

舟車勞頓，也不覺得苦。一旦比賽結束，疲勞和傷勢襲上知覺神經，加上思念家人和親友的情緒，返家路變成陳彥博最煎熬的時刻，且距離家門越近，感覺越強烈。

回到溫暖的家，不代表他能休息，他得準備好比賽的照片、錄影帶，和所有關心他的人分享，他開玩笑地說：「跑步本身不難熬，比賽結束後這些後製作業，才讓我極度想死。」

這次陳彥博3天內，在南極跑完142.195公里，回到終點前，眼淚早已佈滿臉龐，「這種感覺很複雜，一則是比賽終於結束了，但我很清楚，還有很多等著我去完成。」今天下午，陳彥博將召開返國記者會，他將把剪輯完成的影片，播放給大家看。

←今年相繼參加北極（左圖）南極馬拉松賽的陳彥博（右圖左）形容：「跑在一片荒寂的南極大陸，零下18度讓路程更顯艱難，有如跑在棉花上。」

（圖／取材自陳彥博官網）

迎接建國百年，台灣中油「獎助青年，十年有成」活動，昨與明年度包括網球、跆拳道、體操、田徑和游泳等22位國內運動好手簽約，而受惠長達10年的盧步彰率先回饋，委由哥哥盧威儒（見下圖中）代表謙讓出百萬五獎助金，用實際行動協助4名網壇新秀。「實惠一哥」是屬後進的義舉，也有開體育界先例。

中油自2001年起投入支持運動真行列，目前在平巴威冬訓的盧步彰，正是當年首批獲得資助的選手。10年來他已從無名小卒變成人氣球星，難能可貴的是，盧步彰沒忘了感恩的心，盧威儒轉述弟弟說法：「我想有人比我更需要資助，既然我已站穩腳步，當然願意讓出來，給更多網壇新生代實質支持。」

盧威儒強調，10年來中油對盧步彰的關懷從沒間斷，可說是最堅強後盾，也是最後功臣。他除了替弟弟說聲感謝，也希望藉此拋磚引玉，帶起良性互動。

（圖文：記者梁偉銘）



# 超馬鬥士陳彥博 征服南極後...先養傷

## 跑雪地 像

## 踩在棉花上

### 最難跑的一場比賽

〔記者龍柏安／台北報導〕在零下18度的冰封南極大陸，陳彥博踏出的每一步，都像踩在棉花上，短短1公里的旅程，變得有如3公里一樣遙遠，「夢想鬥士」陳彥博在不到3天時間裡，跑完142.195公里，並以大會第二成績完賽，他直呼這是他跑過最難的一場比賽。

陳彥博曾在今年4月，遠征北極馬拉松成功完賽，相隔半年，他又踏上追夢的旅途。

### 兩場賽事中間 睡不到4小時

「行前我只透過網路資料蒐集，知道南極氣溫更低、海拔較高，還有風勢很大，但我沒想到跑起來這麼辛苦。」陳彥博臉上的凍傷雖已痊癒大

半，只剩嘴唇有些傷口，但回想起這一趟旅程，仍讓他心有餘悸。

大會規定，要參加100公里超馬的選手，之前得先跑完42.195公里的正規馬拉松賽，而當地收到暴風雪來襲通知，賽程臨時提前，陳彥博只有16個小時可休息：「若扣除盥洗、吃

飯、收操等例行事務，兩場比賽中間，我睡不到4小時。」

除休息時間太短，北極長征的經驗也完全派不上用場，「南極天氣變化太大，溫差動輒超過10度，加上五六級的強風，跑起來真的很辛苦。」陳彥博強調，南極雖是冰陸，但雪

地仍有硬軟之分，「一旦腳陷進雪堆中，要抽腿就很費時費力。」

### 誤踩「地雷」 腳凍傷

陳彥博在比賽中因不慎誤採雪地鬆軟處的「地雷」，雪水滲進防寒套裡，也把右腳食趾凍傷，目前皮肉和

指甲分離，加上比賽中復發的膝傷和扭傷，原本預定4、5月要去澳洲，如今則得先把傷養好。至於再出發的時間表，憨厚的陳彥博先是一陣傻笑，然後才透露，可能會順延至年底。

## 父親的雙手 守護極地追夢人

不論跑在喜馬拉雅山崎嶇的巖道上，還是南、北極的雪地上，陳彥博知道，爸爸溫暖的雙手一直守護著他，讓他可以義無反顧地跑下去。

### 父是整脊師 勸兒不要跑了

陳彥博的父親陳彬（見圖左，資料照，記者朱沛雄攝）是資深整脊推拿師，從高中開始，他的身體一直都由老爸照顧、維護，「我不讓任何人碰我身體，因為這是我爸爸的特權，都是他在幫我推拿治療。」



田徑中、長跑出身的陳彥博，因長期訓練，肩頸都有肌肉緊繃的問題，加上骨骼有些變形，已出現弓背情況，每次躺在病床上，爸爸的手和嘴從沒停過，除不停抱怨兒子把身體弄成這樣，也不停苦勸他別跑了。

### 想起父親的手 挑戰極地無懼

「他從高中開始就叫我別跑了。」陳彥博苦笑表示，等到他逐漸長大懂事了，他才漸漸明白：這只是父親的一種關心方式。陳彥博表示，在接受治

療過程中，父子倆很少有互動，不管爸爸怎麼念，他總選擇沉默不回答。他要好好記住爸爸溫暖的雙手，因此即使在零下低溫環境中，他從不感到恐懼，他在心中告訴自己，「爸爸的雙手一直在背後守護我。」

不願家人反對，陳彥博一次又一次踏上險峻的長跑戰場，他知道自己的任性，老是讓家人擔心害怕，這一次他平安歸來後，他向老爸溫情感話：「謝謝爸爸，是你讓我可以健康康康地出去跑。」（記者龍柏安）